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吳越春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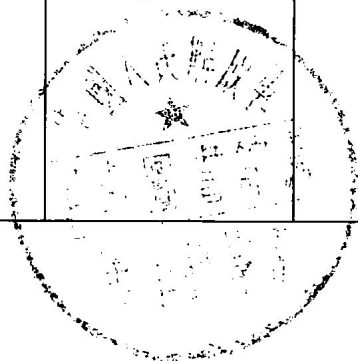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(漢)趙曄 撰
(元)徐天祐 音注

吳越春秋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吳越春秋/(漢)趙曄撰;(元)徐天祐音注;苗麓校點;辛正審訂.-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.8
(江蘇地方文獻叢書/薛正興主編)
ISBN 7-80643-094-6

I. 吳… II. ①趙… ②徐… ③苗… ④辛… III. ①中國—古代史—春秋時代—史籍 IV. K225.04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1999)第35383號

吳越春秋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作 者 | (漢)趙曄 撰 (元)徐天祐 音注
苗麓 校點 辛正 審訂 |
| 責任編輯 | 薛正興 |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發行 | 江蘇古籍出版社
發行部電話 025—3223462 |
| 社 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:210009 |
| 經 銷 | 江蘇省新華書店 |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照 排 |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 |
| 印 刷 者 | 揚中市印刷廠 郵編:212200 |
| 開 本 | 850×1168 |
| 印 張 | 8.25 |
| 印 數 | 1—4000 冊 |
| 字 數 | 110 千字 |
| 版 次 |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7-80643-094-6/K·51 |
| 定 價 | 9.70 元 |
-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烟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游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

吳越春秋

二

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前言

《吳越春秋》，後漢趙曄著，記載春秋末期吳越兩國爭霸的歷史。

趙曄的生平，見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第七十九卷。傳中說，趙曄字長君，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，曾做過縣吏，擔任「督郵」之類的小官。他不屑於做這個工作，便到杜撫處去學《韓詩》。杜撫是當時的經學大家，精通《韓詩》，有弟子千人。趙曄在杜撫處二十年不回，以致家中以為他已經去世，為他發喪制服，可見他發憤向學的專注程度。他的著作有《吳越春秋》和《詩細歷神淵》等書。蔡邕到會稽時，曾看到《詩細歷神淵》，認為它比《論衡》還要好。可惜這本書已不存。趙曄的生卒年不詳，從他到杜撫處學詩的經歷推測，大約是後漢建武年間人。

《吳越春秋》著錄于《隋書·經籍志》和《唐書·經籍志》，皆云趙曄撰，十二卷。然而今本只有十卷。《史記》注、《文選》注、《吳地記》、《水經注》等書中所引《吳越春秋》語或吳越相爭之事，也有不見於今本的。隋、唐《經籍志》還錄有晉楊方撰《吳越春秋削繁》五卷，但《晉書·楊方傳》只說：「（楊方）更撰《吳越春秋》。」《隋書·經籍志》還錄有皇甫遵撰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《唐書·經籍志》錄為《吳越春秋傳》，卷數同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錄有趙曄撰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皇甫遵注《吳越春秋》十卷，不錄楊書。元徐天祐引邯鄲李氏《圖書十志目》云：「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，至皇甫遵遂合二家

考正，爲之傳注。」徐天祐自己認爲，今本「殆非全書」，《史記》注等所引《吳越春秋》佚文，大約就是「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」。明錢福則估計，佚去的兩卷內容可能是「西施入吳」和「范蠡去越」。楊方和皇甫遵二人的本子，今皆不見。

《吳越春秋》現存的最早刊本，是元大德十年丙午（公元一三〇六年）刊本。明刊本則有弘治十四年辛酉（公元一五〇一年）鄭璠的刊本，萬曆十四年丙戌（公元一五八六年）馮念祖的刊本。之後，又有多種翻刻本。

元大德刊本中，有元徐天祐寫的序和「音注」。在弘治翻刻本的書末，還有「徐氏補注」一頁，但大德本中却没有。徐天祐的「音注」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：一是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相比照，考訂異同；二是刊正疑訛，三是注釋。通過徐天祐的工作，刊正了原書中的一些訛誤，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，便利閱讀。

吳越爭霸是春秋末期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，從中可以引出許多歷史教訓，先秦著作中有不少有關的記載。趙曄的《吳越春秋》一書，就是依據這些史書編成的，其主要依據是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三書。後漢去古未遠，趙曄又是越人，有關吳越相爭的文獻資料、口頭傳說當比較多。《吳越春秋》這本書就是這樣雜合正史、傳說、想象幾方面的材料敷演匯集而成的。它不是一部正史，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編造，可以把它看做是一部歷史演義。主編四庫全書的紀昀認爲本書「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」，屬於「小說家言」，這個看法是比較確當的。從歷史的角度看，本書記載詳細，

大體上和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所記相符，但也有不少明顯的史實錯亂、世系顛倒、年代混淆等等張冠李戴的現象。從文學的角度看，本書在渲染氣氛、鋪排場面等方面頗有精彩之筆，書中一共寫了上百個人物，其中有些人物刻劃得很有生氣。行文駢散間出，雜以詩歌謠諺，語言相當豐富。紀昀說它「稍傷曼衍，而詞頗豐蔚」，評價是公允的。書中有不少識緯夢卜之說，這是漢時風尚，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。

出版這本書的目的，是向文史工作者提供一本經過初步整理的資料。我們所做的工作僅限於校、點兩項。在現存的本子中，大德本刊刻較精，弘治本和萬曆本都是據大德本翻刻的。弘治本比較忠於大德本原書，錯漏較少；萬曆本則錯誤較多，甚至有整行漏刻的。這本鉛排本據大德本排印，弘治本和萬曆本上的異文，幾乎全部寫成校勘記，附在每卷之末。至於《吳越春秋》中史實、人物、年代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等書有出入的地方，一概仍舊，一般不列入校勘記中。在標點方面，原書基本上清通可讀，但誠如徐天祐在序中所說的，「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」之處，少數文句，很難句逗。我們的校點中仍可能有錯誤之處，請讀者指正。本書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周紹泉同志協助校訂，在此深致謝意。

校點者

一九八二年四月

審訂說明

苗麓先生校點的《吳越春秋》，自一九八四年印行以來，出版社收到不少熱心讀者來信，對本書的校點整理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。乘這次重排機會，我們廣泛吸收了讀者寶貴意見和專家研究成果，對全書的校點整理作了如下幾項審訂工作：一，改正了原來不妥的斷句及其標點符號。二，改正了原來排印中的一些訛字。三，原來所分段落太長，不便於閱讀，今則重新分段，以利閱讀。四，對一些難以讀通的原文，新增了校勘記。五，原有的校勘記，祇提供版本異文，未作辨識，爲了便利讀者閱讀，對原有校勘記新增了辨識。六，對附錄部分，作了調整和新的補充。

限於審訂者的水平，本書校點整理中的缺點和錯誤一定還不少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廣大讀者多提出寶貴意見，以便繼續修訂，不斷提高質量。

審訂者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吳越春秋序

吳越，古稱東南僻遠之邦，然當其盛強，往往抗衡上國。黃池之會，夫差欲尊天子，自去其僭號，稱子以告令諸侯。及越既有吳，勾踐大盟四國，以共輔王室。要其志，皆歸于尊周，其知所天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雖小國猶錄而書之，而況以世言則禹、稷之裔，以地言則會稽、具區「一」，其川其浸，《周職方氏》列爲九州之首，皆足以望天下，故記可闕而不傳乎？《吳越春秋》，趙曄所著。隋、唐《經籍志》皆云十二卷「二」，今存者十卷，殆非全書。二志又云：「楊方撰《吳越春秋》削繁，《唐志》作「煩」。五卷，皇甫遵撰《吳越春秋傳》十卷。」《隋志》缺「傳」字。此二書今人罕見，獨曄書行於世。曄傳在《儒林》中。觀其所作，乃不類漢文。按邯鄲李氏《圖書十志目》，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，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，爲之傳注。又按：《史記》注有徐廣

所引《吳越春秋》語，而《索隱》以爲今無此語者。他如《文選》注引季子見遺金事，《吳地記》載闔廬時夷亭事，及《水經注》嘗載越事數條，類皆援據《吳越春秋》。今曄本咸無其文，亦無所謂傳注，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？曄書最先出東都，時去古未甚遠，曄又山陰人，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，取節焉可也。其言上稽天時，下測物變，明微推遠，瞭若著蔡。至于盛衰成敗之迹，則彼己君臣，反覆上下。其論議，種、蠡諸大夫之謀，迭用則霸；子胥之諫，一不聽則亡。皆鑿鑿然，可以勸戒萬世，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！曄書越舊嘗鋟梓，歲久不復存，汴梁劉侯來治越，獎厲學校，搜遺文，修墜典，乃輟義田，廩羨財，重刻於學。不鄙謏聞^{〔三〕}，屬以考訂，且命序其左端。夫越人宜知越之故，則是舉也，於所闕不爲無補，遂不得辭。厥既刊正疑訛，過不自量，復爲之音注，并考其與傳記同异者，附見於下而互存之。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，不敢盡用臆見更定，又無

皇甫本可證，姑從其舊，以俟後之君子考焉。侯名克昌，世大其字云。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〔四〕。

校記

〔一〕「具區」，萬曆本作「區具」，誤。

〔二〕「十二卷」，萬曆本作「十一卷」，誤。

〔三〕「謏聞」，弘治本作「諛聞」，誤。

〔四〕「徐天祐」，弘治本、萬曆本均作「徐天祐」，誤。

重刊吳越春秋序

古者列國皆有史官，以掌記時事，若孔子因魯史以修《春秋》者是也。《吳越春秋》乃作於東漢趙曄，後世補亡之書耳。大抵本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，而附以所傳聞者爲之。元徐天祜謂其「去古未遠」，又「越人宜知越之故」，「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爲詳」，得之矣。天祜之所考注亦精當，第謂其「不類漢文」者，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。觀《儒林傳》，稱其所著復有所謂《詩細》者，蔡邕讀而嘆息，以爲長於《論衡》。今《論衡》故在也，鄙俚怪誕者不少，則東漢末自有此文氣矣。謂其「非全書」，則吳越顛末亦備矣。隋、唐《經籍志》多二卷，意者西施之至吳、范蠡之去越乎？若附會於讖緯夢卜之說，則固

當時所尚，而左氏傳《春秋》亦多述焉，不可盡謂其無據也。其大旨夸越之多賢，以矜其故都，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，則又不可曉矣。自科舉聲律之學興，而古書散佚無留意者，雖好古博雅之士，歷代《經籍志》所載，亦或不能舉其篇目，故有志於集古者，皆在所取也。去年秋，監察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命來按吳，體正而蠹剔，威加而惠流，乃本古觀風之法，訪吳之故於吳邑侯任丘鄭廷瑞。侯素稱稽古尚文，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，公問其所本始，侯辭焉。公乃手出是編授之，侯讀之曰：「命之矣，古者使於其國，仕於其邦，不能舉其地之故，君子恥焉。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，吾乃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，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。吾不忍自私，當重梓以行於吳人，俾無忘厥本。」乃屬郡史馮弋等錄而刻之。既成，走書屬予序。蓋侯第進士時，以予爲知己，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杰也。嗚呼！孟軻氏稱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」，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

也」，觀二國之興而僨，僨而興，斯昭昭矣。驕畏之殊，興亡所係；忠讒之判，禍福攸分。可畏哉！予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「大數已定，無庸人力」，又曰「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」，此英雄駕馭之言，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。禹益儆惕於三苗之師，成康不忘乎戎兵之詰，其見遠矣。是書所載，若胥之忠，蠡之智，種之謀，包胥之論戰，孫武之論兵，越女之論劍，陳音之論弩，勾踐之畏天自苦，臣吳之別辭，伐吳之戒語，五大夫之自效，世亦胡可少哉？所載孔子、子貢事不可據，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。相傳《越絕書》爲子貢撰，抑亦有所本云。噫！書稱軾怒蛙尚足以激士，而況讀其書論其世，能不少動於衷者，其亦非夫也夫！至於司職方掌外史，地里所在，必有所因而名。附會以成其說者，多不可辯驗。然與其信乎今，不若傳諸古；與其徵諸遠，不若考乎近。是又今日鄺侯崇信此書之意，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。因附予所欲言爲序。

總目

吳越春秋序		一
重刊吳越春秋序		一
吳越春秋目錄		一
吳越春秋		一
附錄一 趙曄楊方徐天祐傳		一八四
附錄二 吳越春秋著錄提要		一八七
附錄三 吳越春秋補注札記		一九五
附錄四 吳越春秋詞語校釋		二一三

吳越春秋目錄

卷第一 吳太伯傳

元本《太伯傳》作《吳王太伯傳》。太伯三以天下讓，宜王而不

王者也。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，尊之曰王，名不與實稱也。今去「王」字，以

從其實。

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

一

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

元本不曰《吳王僚傳》，而曰《王僚使公子光傳》，蓋

謂使之伐楚耳。光即闔閭，既自有傳，此云「使公子光」，贅也。今姑從其舊。

.....

一四

卷第四 闔閭內傳

三〇

卷第五 夫差內傳

元本《闔閭》、《夫差傳》皆曰「內傳」，下卷《無余》、《勾踐傳》